

第五十五章 燭光下的手術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躺在**滿臉憔悴的範閑，第一時間內就表示了堅決的反對，第一是他自己對於縫合技術都沒有太大的信心，第二，他根本舍不得一向潔淨柔弱的妹妹看到自己血糊糊的胸腹內部，更何況呆會兒還要親手去摸...

“婉兒，你也出去。”範閑用有些發幹的聲音說道：“帶妹妹出去。”

婉兒沒有說話，隻是輕輕搖了搖頭。若若堅持說道：“我的手是最穩的。”

聽到範家小姐這樣有信心地說話，包括三處頭目在內的所有人都有些意外。

範閑看了她一眼，看著姑娘家往日平淡的眸子裏漸漸生騰起的自信，心頭微動，不知道他想了些什麼，蒼白的臉上浮現出淡淡微笑：“呆會兒會很惡心的，而且你是我的親人，按理講，我不應該選擇你...不過既然你堅持，那你就留下來吧。”

說了一長串話，他的精神又有些委頓，不等他開口說話，身旁的婉兒已經...又搖了搖頭，還是沒有說話。

場間一陣沉默，燭火耀著範閑的臉頰，有些明暗交錯，他勉強笑著說道：“那諸位還等什麼呢？隻是個小手術而已。”

三處拿來的那幾個箱子確實是依範閑的建議做的，不過真正的原創者卻是費介，而費介又是從哪裏學會這一套？除了範閑之外，應該沒有人知道，而此時，他卻要做自己手術的醫學總監了。隨著他有些斷續的話語，留在廣信宮裏的所有人開始忙碌地動了起來。

皇宮多奢華，燭台是足夠多地，又想了些法子。讓這些燭光集中到了平床之上，照亮了範閑坦露在床單外的胸腹。

小太監們急著燒開水，煮器械，讓宮中眾人淨手，而若若則側著身子，小心而認真地聽哥哥講呆會兒的注意事項與操作手法，三處頭目毫無疑問，是一位現成最好的麻醉師，那些小太監們，就成了手腳利落地護士。

而那些看著眾人忙碌。卻不知道大家在做什麼，傻呆一旁的禦醫眾，卻似乎變成了那個世界裏旁觀手術的醫學院三年級學生。

“反正不是婦科檢查。”範閑心裏這般想著。也就消了將這些禦醫趕出門去的念頭，至於什麼殺菌消毒免了吧，咱皇宮家也沒有這條件啊。

釘的一聲金屬撞擊脆響，回蕩在廣信宮安靜的宮殿裏，範若若有些緊張地點了點頭。示意哥哥自己準備好了。

林婉兒回頭擔心地看了小姑子一眼，又取了張雪白的軟棉巾擦去範閑額頭的汗。

範閑困難地笑了起來：“夫人，你應該去擦醫生額上的汗。”

三處頭目蠻不講理地便準備喂藥。不料範閑嗅著那味道。緊緊閉著雙唇示意不吃，說道：“馬錢子太狠，會昏過去。”

三處頭目訥悶問道：“你不昏怎麼辦？呆會兒痛的彈起來怎麼辦？”

範閑雖然沒有關公刮骨療傷地勇氣，但此時隻有他自己最擅長這個門道，當然不能允許自己昏迷後，將性命全交給妹妹這個小丫頭，艱難說道：“用哥羅芳吧，少下些。”

三處頭目這才想到自己竟忘了那個藥，話說這藥還是自己春天時推薦給範閑的。隻是後來範閑北上南下用著，監察院三處自己倒是極少使用。他回到屋角翻了一會兒，找到了一個棕色的小瓶子，欣喜地走了回來，將瓶子伸到範閑地的鼻子下。

一股微甜的味道，頓時滲入了範閑的鼻中，過了一陣子藥力開始發作了。

雖然視線並沒有模糊，但範閑的眼前景致卻開始有些怪異起來，似乎他可以同時看清楚兩個畫畫，一個畫麵是妹妹正拿著一把尖口鉗子似地器械擔心地看著自己，一個畫麵是...很多...很多很多年前，在一個被叫做醫院的神奇地方，一位很眼熟的漂亮小護士正在和自己說著話。

他地心神比一般世人要堅定許多，馬上知道自己已經開始出現短暫的幻覺，真實的畫麵與幻想的畫麵開始交織在一起，沒有多少時間留給自己。

“開始，快些。”他微微眯起了眼睛，“若若如果支持不住，師兄馬上接替。”

他的膽子很大，竟似在用自己的生命在維護若若的自信，隻是在哥羅芳的作用下，他的神思總是容易飄離這個皇宮地手術室，忘記那個正在手術的病人就是自己。

範閑曾經用哥羅芳對付過肖恩，對付過言冰雲，對付過二皇子，今天終於遭報應了。

轉頭望著婉兒雪白的臉頰，微腫之後顯得格外淒美的雙眼，又看著在自己的胸口處無比小心忙碌著的妹妹，他忽然傻傻地一笑，心想如果將來讓妻子與妹妹在家中都穿上粉紅粉紅的護士服，雖然想來隻能看兩眼...但那也得是多美妙的場景？

人之將迷，本性漸顯。

廣信宮外的人們還在焦急等待著，他們都知道範閑已經醒了過來，並且強悍地按照自己的安排著手醫治自己的嚴重傷勢。慶國的人們雖然早已經習慣了範閑所帶來的驚喜，比如詩三千，比如戲海棠，比如春闈，比如一處，比如嫩豆腐...但大家想著，他自己身受重傷，卻要治自己，不知道能不能把自己從生死線上拉回來。

在禦書房裏稍事休息的陛下，似乎格外緊張這位年輕臣子，竟是又坐著禦輦回到了廣信宮前。他看著一片安靜的殿前眾人，聽著殿內隱隱傳來的話語與某些金屬碰撞之聲，不由皺起了眉頭，想起了很多年前。在北方艱難的戰場之上，自己似乎也見過類似地場景。

“怎麼樣了？”

靖王爺向陛下行了一禮，擔憂說道：“禦醫們幫不上忙，三處那些家夥...解毒應該沒問題。但是那刀傷...太深了些。”

皇帝微微一笑，說道：“有她留下來的寶貝，應該沒有太大問題。”

靖王一怔，沉默著沒有回答，站到了陛下的身後，低下的雙眸中一絲憤火與哀傷一現即逝，化作古井無波。

...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廣信宮地門終於被推開了，宜貴嬪顧不得自己的主子身份，拉著三皇子探頭往那邊望去。焦急問道：“怎麼樣了？”

回答她的，是一聲極無禮的嘔吐聲哇！

出來的是一位小太監，先前在殿中負責遞器械。此時第一個出宮，當然成了眾人的目光焦點所在，但聽著宜貴嬪的問話，他竟是根本答不出來什麼，麵色慘白著。似乎受了什麼刺激，扶著廊柱不停地嘔吐著。

姚公公罵道：“你個小兔崽子，吐...”

還沒有罵完。又有一位臉色蒼白的年輕禦醫走出宮門，竟是和那小太監一道蹲著吐了起來。

當今世界本屬太平，小太監又自幼在宮中長大，杖責倒是看過，卻也沒有看過此時殿中那等陰森場景，那些紅的白的地是什麼東西？難道人肚子裏就是那種可怕的血糊糊的肉團？範家小姐真厲害，居然還能用手去摸！

而那位年輕禦醫，習醫多年，也不過是望聞問切四字。最惡心地也就是看看舌苔和東宮**的花柳，今天夜裏卻是頭一遭看見有人...居然用針縫皮，用剪子剪肉...那可是人肉人皮啊！

又過了陣，今夜當醫學院學生的禦醫們都悄無聲息的退出廣信宮，隻是眾人的臉色都有些不好看，雖然大多數人還能保持表麵地鎮定，但內心深處也是受了不小的震撼。

皇帝一看他們臉色，便知道範閑應該無礙，但依然問道：“怎麼樣？”

被靖王打了一記耳光的太醫正，先前也忍不住好奇心偷偷地去旁觀，此時聽著陛下問話，麵色一陣青紅間夾，無比震驚說道：“陛下...真是神乎其技。”

靖王一聽這調調，忍不住痛罵道：“問你範閑...不是讓你在這兒發感歎。”

太醫正卻是站直了身子，依然發著感歎，胡子微抖不止：“陛下，王爺，下臣從醫數十年，倒也曾聽聞過這神乎其神地針刀之法，不料今日這真的看見了...請陛下放心，小範大人內腑已合，定無大礙，隻是失血過多，一時不得清醒。”

他卻不敢說，小範大人在手術結束之後，終於沒有挺過哥羅芳的藥力，開始躺在“手術台”上說起了胡言亂語，事涉貴族之家的荒唐事，荒唐不堪。這件事情是斷然不敢此時稟給陛下知曉，好在那時候手術台邊，除了自己這位頭號觀摩學生之外，就只剩下小範大人最親近的那兩位女子，應該無礙。

此時留在廣信宮外麵的人，都是真心希望範閑能夠活過來的人，聽到太醫正擲地有聲的保證，齊齊鬆了一口氣。

大皇子麵露解脫的笑容，向陛下行了一禮，便再也不在廣信宮外候著，直接出宮回府。他不想讓眾人以為自己是在對範閑示好，也不想人們以為自己是在揣摩聖意，隻是純粹地不想範閑死了，此時聽著對方安全，走地倒也瀟灑。

皇帝揮揮手，示意宜貴嬪領著已經困的不行了的三皇子先行回宮，便抬步準備往廣信宮裏去看看，靖王爺自然也跟在他身後。

不料太醫正卻攔在了兩位貴人身前，苦笑說道：“剛範大人昏迷前說了，最好不要有人進去，免得...”他皺眉想了半天，終於想起了那個新鮮詞：...自感染？”

範閑這句交代，其實想求個清靜而已。皇帝與靖王愣了愣，允了此議，不料又看著太醫正麵露狂熱之意說道：“陛下。臣以為，小範大人醫術了得，應該入太醫院任職...一可為宮中各位貴人治病，二來也可傳授學生。造福慶國百姓，正所謂澤延千世...”

這話實在是大善之請，又沒有什麼私心，但此時情勢緊張，陛下終於忍不住搶在靖王之前發火了，大怒罵道：“人還沒醒來，你搶什麼搶！範閑何等才幹，怎麼可能拘困在這些事務之中！”

靖王卻偏偏不生氣了，嘿嘿笑著咕噥了一句：“當醫生總比當病人強。”

三處的官吏此時終於也退了出來，恭敬地向陛下行禮。得了陛下的幾句勸勉之後，便有些精力憔悴地離開了皇宮。此時廣信宮中，除了服侍的那幾位太監宮女之外。就只剩下了範閑及婉兒、若若三個人。

林婉兒心疼地看了範閑一眼，又心疼地看了麵色蒼白地小姑子一眼，柔柔地擦去她額上的汗珠，這是範閑先前說過的。範若若一直穩定到現在的手，終於開始顫抖了起來。知道自己終於在哥哥地指揮下，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，哥哥的性命應該保住了。她的心神卻是無來由的一鬆，雙腿一軟，險些跌倒在地。

林婉兒扶住她，有些自嘲地笑了笑，依然沒有說話，這笑容裏的意思很明顯，雞腿姑娘覺得...身邊的人或多或少都能幫到範閑什麼，而隻有自己，似乎永遠隻能旁觀。不能起到任何的作用。

“嫂子。”範若若終於發現了林婉兒異常的沉默，關切問道：“身子沒事吧？”

林婉兒被小姑子盯了半天，沒有辦法，旋即微笑說道：“沒事。”

沒事這兩個字說的有些含糊不清，範若若定睛一看，才發現嫂子地唇邊竟是隱有血跡，不由唬了一跳，便準備喚禦醫進來看。

林婉兒趕緊捂著她的嘴巴，生怕驚醒了沉醉於哥羅芳之中的範閑，有些口齒不清解釋道：“木...事，剛凱咬著舌頭了。”

範若若微微一愣，馬上明白了是怎麼回事，心中不由一暖，對這位年紀輕輕地嫂子更添一絲敬愛先前給範閑喂藥的時候，婉兒心急如焚，隻顧著將藥丸嚼散，卻是情急之下咬傷了自己的舌頭，但心係相公安危，卻是一直忍到了現在。

廣信宮裏的白幔早已除去，此時月兒穿出晚雲，向人間灑來片片清暉，與當年這宮裏的白幔倒有些相似。宮外地人們漸漸散了，隻留下了足夠的侍衛與傳信的太監，宮內地宮女太監們將腦袋擱在椅子上小憩著，時刻準備著小範大人的傷勢有什麼變化，又有值夜的宮女安靜地移走了多餘的宮燭。

那姑嫂二人安靜地坐在椅子上，看著昏暗燭光裏安詳睡著的範閑，臉上同時露出了一絲寬慰的笑意。

層層皇城宮牆之外，一身粗布衣裳的五竹，冷漠地看著宮內某個方向，確認了某人的安全後，悄無聲息地遁入了黑夜的小樹林中。

過了數日，仍然是在皇宮之中，一處往日清靜，今日卻是布防森嚴地梅圓深處，那位京都如今最出名的病人，正躺在軟榻之上發著感慨。

“什麼時候能回家？”

範閑蓋著薄被，躺在軟榻之上，看著梅圓裏提前出世來孝敬自己的小不點初梅，麵色有些惱火。

皇宮裏的物資自然是極豐富的，各種名貴藥材經由太醫院的用心整治，不停往他的肚子裏灌，想不回複的快都很難，皇宮裏的太監宮女們在服侍人方面，自然也比範府要強很多。就連這梅圓的景致都比範家後園要強不少，加上妻子與妹妹得了特，可以天天陪在自己身邊這小秋陽曬著，小棉被蓋著，小美人兒陪著，似乎與自己在家裏的生活沒什麼兩樣除了沒有秋千。

但他依然很想回範府，因為他總覺得那裏才是自己在京都真正的家。

在經歷了慶國皇宮第一次手術之後，仗著這近二十年勤修苦練打下的身體基礎，他的恢復極快，胸腹處依然未曾痊愈，但總算可以平躺著看看風景了。隻是體內的真氣散離情況，沒有絲毫的好轉，他的心裏有些微寒和恐懼。

若若吹了吹碗中的清粥，用調羹喂了他一口。另一側，林婉兒伸手進他的寬袍之中，小心地調了一下雙層布帶裏穀袋的位置，這是範閑的要求，用布帶束住傷口，加上重袋壓著，對於傷口的愈合極有好處。

範閑有些困難地咽下清粥，埋怨道：“天天喝粥，嘴裏都淡出鳥來了...我想回家...不說吃抱月樓的菜，喝喝柳姨娘調的果漿子，也比這個強不少。”

林婉兒嗔道：“剛剛醒了沒兩天，話倒是多了不少，陛下既然恩允你在宮中養傷，你怕什麼閑言閑語...不過...口裏淡出鳥來是什麼意思？”

範若若也很不解：“什麼鳥？”

範閑麵色不變，轉移話題：“我不是怕閑言閑語...隻是有些想家。”

如今他身處皇宮，無法與啟年小組聯絡，陛下又下旨不讓他操心，婉兒與若若幹脆沒有出過宮，別的太監宮女更不可能說，懸空廟的刺殺案件已經過去了幾天的時間，他竟不知道任何相關的信息，更無法去當麵質問老跛子有關影子的事情，實在很是不爽，很是不安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